

若有所思▶

母亲啊，咱就傻一点吧

□杨良

◀心香一瓣

我认识的
梁宝书记

□王立军

接到帅红同志关于梁宝书记去世的信息时，我正在参加一个重要活动。仔细地看短信内容读了两遍，之后，我便再也无法平静自己的心情，悄悄地离开会议室，在门外的草坪上回忆起了关于梁宝书记的点点滴滴。

梁宝书记是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灵泉镇薛家垣村的党支部书记。2011年6月，我在山西工作期间，山西省委号召领导干部下乡驻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有幸到薛家垣村住了三天，得以认识了这位担任28年村支部书记的老大哥。

在住村的三天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被梁宝书记心里装着群众、时刻想着群众的精神感染着，同时也为他在群众中的卓越声望所折服。28年里，他多次放弃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环境，带领村民平整土地、植树造林、修桥铺路、打井提水、架电通讯，使薛家垣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是不敢相信，现在还会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村落；薛家垣村百姓之间的和谐程度也让我惊讶，这个村子几乎不存在你争我夺的矛盾纠纷。而这一切，都与梁宝同志这个村支书28年的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甚至是牺牲个人的健康和生命直接相关。

2010年10月，梁宝书记在新修村里的公路时劳累过度咳出了血，之后便查出肺癌晚期。在住村之前，帅红同志告诉我，我们要住在村支书中，这位村支书罹患肺癌。我当时想，一个罹患肺癌，而且是晚期的病人，还有心思考虑抓党建、促发展等工作吗？我们住村的效果会不会因此而大打折扣呢？

在见到梁宝书记之后，我立即被他发自内心的顶天立地、乐观积极的精神彻底感动了，顾虑也随之打消。我们劝他要多休息、抓紧治疗，而他却说，“没事，我这个病没问题，一定能扛得过去，我还要为薛家垣村做贡献哩。”紧接着，他便向我们介绍了村里的情况，请求帮助协调解决生活生产用水的问题，解决道路交通的问题，仿佛这个病与他无关一样！

在回到太原后，领导同志亲自联系治疗肺癌的著名专家于金明院士，安排梁宝书记到山东省肿瘤医院检查、治疗。之后，我与梁宝书记多次联系协调行程，但他每次都说：“现在村里正在种小葱，离不开我，过一段时间再去吧……”梁宝同志就是这样一位真正做到了牢记宗旨、执政为民的好书记，就是这样一位忘我工作、甘于奉献的好领导，就是这样一位乐观积极、豁达大度的好长辈。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梁宝书记是在他从山东做过病情检查返回薛家垣村途经太原的时候。那天晚上，帅红同志安排一起吃饭，我陪着梁宝书记喝了几杯酒。尽管我表面平静，但内心却五味杂陈。因为我知道，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就要回山东工作，另一方面则因为于金明院士告诉我他的病情并不乐观。

回到山东工作以后，有一天晚上帅红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他又到薛家垣村住了。正和梁宝书记在一起。在与梁宝书记通电话时我告诉他，再去山西时一定要去薛家垣村看望他，这也是存于我内心很久的一个真实想法——我多么希望再到山西时梁宝书记还能坐在门前的桑树下给我们讲述他带领薛家垣村村民脱贫致富的历史，多么希望他能再一次带着我们到田间除草、为核桃间苗，多么希望他能再一次站在垣上畅谈他对周边村落的发展思路和远景规划……

但这永远不可能了……

斯人已逝，这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梁宝书记永远是我的重要精神支柱和路标灯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母亲今年83岁，嘴里牙没几颗了。前几天又有两颗牙松动，一吃东西就痛得难受。去离家最近的迎胜路上的口腔医院看了看，医生给拔了一颗。拔牙后的第四天，牙龈突然大量出血，止不住。我下班回家一看，必须立即去找大夫。我担心医院晚上没人，就骑上车子先去看了一下，恰巧赵院长有事来到了医院。跟他说明了情况，他说在院里等着我们。

当时天下着小雨。自己没车；所住的怡心苑小区在荣疗东路北首，平时出租车很少从这边跑，雨天的夜里，要打车就更难凑巧了。我想从迎胜路上拦一辆出租车领回去，可在路边等了十几分钟，没等到一辆空车，我怕让大夫长时间等，只好赶紧回家，骑电动车带母亲去医院。

骑车到了荣军医院门口，从医院方向出来的两辆轿车并排停在人行道上，两辆车之间有三四米的距离，看样子是等待前面路况好了再驶入泰山大街的快行道。我继续蹬车前行。在我走到东边的轿车车头前的时候，发现西边那辆轿车往前蠕动，我于是减速，想把那辆车让过去再走。可是，东边那辆轿车一下子拱了我的车子后轮。车子歪倒在地上。我的右小腿一阵剧痛——被车把砸了。我的脑袋嗡的一声！我83岁的老母亲啊！她老人家怎么样了？顾不得别的，我赶紧去扶母亲，一边着急地询问：“没事吧？没事吧？”

母亲躺在地上，躺在积了一层泥水的马路上，躺在一辆

自己得到了利益，却使周围的人心都伸出了攫取的爪子或者都包上了厚厚的铁皮，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汽车的车头前面，自行车道上。一辆辆自行车、电动车敲响车铃，从母亲头前绕过，快速地奔向他们的目的地。母亲没出声。我拉不动她。开车的从车上下来，连声道歉。我这才看清是个小伙子。小伙子帮我把母亲扶了起来。

母亲从嘴里吐出一口血水，问是怎么回事——她有点蒙了。我问母亲身上痛不痛，母亲说没感觉痛。我告诉小伙子，看来问题不大，刚才吐出的血是牙根出的，让他不要害怕。他说要带母亲去检查，我说得先去口腔医院止血。

小伙子拉着我母亲到了口腔医院，医生给作了止血处理。小伙子解释说，他开的是他女朋友的车，是自动挡的，他以前没开过这种自动挡的车，不熟悉。我在这时用纸记下了那辆车的车号，小伙子写下了他的电话，签了名。我们不停地询问母亲有没有身体不适的感觉，母亲只说胯有点痛。看来真的不要紧，万幸！老人家本来就有一身的病啊：冠心病、脑梗塞、胆结石。

处理完了牙，我决定不再去医院检查了，让小伙子送我母亲回家。到了家里跟家人一说，他们都坚持去住院，说是如果现在不接着检查，以后再有事就说不清了，毕竟是八十

多岁的老人了。那小伙子也没有异议。于是去中心医院。

在医院里，小伙子打电话叫来了他的女朋友——汽车的主人。小两口跑前跑后，挂号、付款、陪老人家拍片。片子出来后，医生看了说骨头没事。又问要不要再做神经外科检查。我问母亲头痛不痛，母亲说不痛，我便坚定地说不再做别的检查了。

小伙子和他女朋友送我和母亲回家，这次是他女朋友开车。在车上，小伙子塞给我母亲200元钱，母亲不好意思要，她说，单是检查就让你们花了不少钱了，不能再让你们破费。彼此推让了一番，最终母亲收下了。在这时，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假如只有我自己被撞，感觉身体又没事，我是绝对不会要他们的钱的，甚至都不需要去医院检查（以前我就这样做过）。可是，现在被摔的是我的83岁高龄的母亲，老人家被摔在坚硬的马路上，被摔在泥水中，无缘无故受了一番惊吓，也许应该给老人家一点心理补偿吧。我就不好意思自作主张坚决让母亲退回人家给的钱。小伙子还说第二天再到我家探望小老人。我说，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到我家探望了，这钱就代表他们的心意了。

到了家，一家人簇拥着老人上楼，我让那位挺内疚的小伙子两口儿赶紧回去，时候不早了，还没吃饭。我安慰他们说，不用担心，没事了。

第二天，母亲和几个老太太在外面聊天之后回到家里，转述别人的话说：“嗨！人家都说，‘你怎么不和他要1000块

钱呢？这么大气让他撞了，多危险啊！他拿1000块钱也不多！”我惊讶于母亲今天的巨大变化。

母亲本来是没有跟人家要钱的，人家主动给的时候她都不好意思要。当时接到这200元钱，她的内心也许还是惶恐的：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又花钱给检查过了，咱自己没伤筋没动骨，再要钱合适吗？可是，今天，在众人“好心的埋怨”之下，母亲觉得自己“傻”了。

假如当时我们一家人气势汹汹地威胁人家，张开大嘴“理直气壮”地索要，人家也许会满足我们的要求。可是，那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做一番推测——以后，小伙子开车再发生小磕小碰，他会想方设法逃避；假如小伙子的亲人被别人撞了，他们一家也不会善罢甘休，也一定要“理直气壮”地索要高额赔偿；小伙子把自己的遭遇跟他身边的人说了以后，那些听众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会学“乖”了，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决不当“傻瓜”。

让我们看看现实吧：老太太摔倒在马路上，扶起她的小伙子被赖上，法院因无法确定具体责任，就各打五十大板，小伙子因此招来巨额赔款……一桩桩，一件件，让大部分怀有慈悲心肠的同胞都寒了心。结果，各地又有了许多老人倒地无人扶的报道。

自己得到了利益，却使周围的人心都伸出了攫取的爪子或者都包上了厚厚的铁皮，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母亲啊，咱就傻一点吧！

人生悟语▶

人在病中

□李宗刚

人在病中的时候，才真正有了区别于平淡日子的参照系。也惟有在此时，才会体味着平淡日子的个中况味。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时候。但人又是极易健忘的，一旦病好了，又和往昔一样活蹦乱跳了，就会很快进入到“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境界。也难怪，伤疤好了，已经不痛了，难道还一定要让自己去体味痛的感觉？即便是体味，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只能是说些不疼不痒的话。也许，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病痛之后，在许许多多的病痛消失之后，生命的感知力也会平淡下去，尽管在生病之时，也曾觉得那些平淡时光是多么珍贵，因为你全身没有痛感。没有痛感就可以想自己愿意想的事，干自己愿意干的事。

之所以拉杂地说起这样的话来，是缘于自己几天前嗓子突然痛起来，浑身冷，吃了几天的药，躺了几天的床，也未见丝毫好转，反而是嗓子痛得一咽唾沫就痛，一喝水就痛，一说话就痛，一吃饭就痛。唉！平时那种雄浑的气势实在已无法去寻觅半点踪迹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平淡的彼岸，在疼痛的苦水中，人才慢慢地开始重新审视平淡的内在意蕴。

说来也怪，人在平淡时是绝难去设想那病痛的情形。这就似乎是一个浪荡的公子，手中握有一大把不费任何气力得来的钞票，在大把大把甩出去的时候，是难以思虑到这钞票在当初的来之不易，或没有

钞票时的寒酸。也许，只有等到自己手中的钞票已经用完了，剩下的是寒风相袭、走投无路，才后悔当初潇洒时何不留一手，以备今日的困境呢？其实人之生病，也是如此情理。

人在病中，才会体味到在生命的历程中，平淡的日子其实也就是我们最太平最幸福的日子。不是吗？在有些影片中，打更的夜巡者在深夜挑着灯敲着锣，口中还喊着：“太平无事啊——”没事时没想到太平有多么珍贵，但有事时的不太平却使人感到多么难熬。

难熬的事情来了，退也无处可退了，只能提领着自己生命的防御力量进行焦土战。谁知，无事时疏于练



人在病中，才会体味到在生命的历程中，平淡的日子其实也就是我们最太平最幸福的日子。

兵，以致防御系统连连告急，我这次的嗓子痛、身子冷在此列。

平时也觉得多锻炼很重要，也决心一定要起个大早，爬爬山，喊它几嗓子，在天地之间回荡一下被压抑了许久的浩然之气。无奈惰性总使这良好的计划无果而终。

孰知，以嗓子痛为起点，我就一直在退守着，实在不行了，请来了“点滴”这样的友军，才助自己免于疼痛——啊，这痛，平常在别人身上，是从未看出来的，还动辄要人家顶住，现在想来，那实在是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痛了。

刚刚从嗓子痛到不敢说话的泥潭中挣脱出来，还是不该忘记疼痛的。也许只有此

时，还能明晰地记起这样的病痛，还能以这样的一个病痛的参照来重新审视过去和将来的平淡——当然，过去的平淡不管怎么说，都无法追回来重新装扮成伟大了。但是，面对着当下正扑面而来的平淡，是该重新换一种装扮的思维——因为在病痛中，你将毫无理由地失去却装扮当下的能力，再把可以装扮当下的平淡也平淡地打发掉了，我们企盼中的明天的太阳恐怕只能是一种企盼，并且我们还将会不无悲凉地看到，这企盼最终将彻底消沉在病痛中。

也许，人惟有在病中时，才会有一些平淡时无法追想到的思绪。显然，这思绪，也该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